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一)

〔俄〕契诃夫 著

张立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白额头	1
宝贝儿	7
出 诊	22
大学生	36
关于爱情	40
文学教师	51
凶 杀	80
在大车上	115
在故乡	126
在朋友家里的故事	141

白额头

一只饥饿的母狼站起来，要出去打食。她的狼崽子，一共三头，都睡熟了，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她舐了舐他们，就走了。

这时候已经是春天三月间，然而夜里树木总是冻裂，象在十二月间一样，舌头一吐出来就会冻得生疼。母狼身体弱，神经过敏，听到一丁点响声就会吓一跳，老是想着她不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来欺负她那些狼崽子。人的脚印和马的蹄痕的气味，树桩，堆成垛的木柴，落上畜粪的、黑暗的大道，都使她害怕。她觉得好象黑暗中树木后面站着人，树林外边什么地方有狗在吠。

她已经不年轻，嗅觉差了，因此往往错把狐狸的脚印当做狗的脚印，有的时候甚至受到嗅觉的欺骗而迷路，这在她年轻的时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由于身体弱，她不再象从前那样追逐牛犊和大羊，见到大马带着小马也远远地绕过去。她只吃尸肉，很少有机会吃到新鲜的肉，只有春天碰到母兔，才捉几只兔崽子尝尝，或者钻进农民的畜园，那儿有羊羔可吃。

离她的洞穴大约四俄里远，在一条驿道旁边，有一所过冬用的小屋。看守人伊格纳特住在这儿，他是个七十岁的老人，老是咳嗽，自言自语。通常，他晚上睡觉，白天拿着一管单筒猎枪在树林里溜达，见着兔子就打呼哨。他以前大概做过机械工人，因为每次他在站定以前总要喊一



声：“站住，火车头！”而在往前走以前，先喊一声：“开足马力！”他有一条大黑狗，不知是什么品种，名叫阿拉普卡。每逢它在前边跑得太远，他就对它喊一声：“开倒车！”偶尔他唱歌，在这种时候，他的身子摇晃得很厉害，常常跌交（母狼总以为这是被风吹倒的），他就叫起来：“出轨啦！”

母狼想起夏天和秋天在小屋附近有一头公羊和两头小母羊吃草。不久以前母狼跑过那儿，听见畜圈里好象有羊叫声。

现在她一面往小屋走去，一面盘算着，这时候已经是三月，照季节来判断，圈里一定有羊羔了。她饿得难受，暗想她会多么贪馋地吞食那些羊羔啊。这样一想，她的牙齿就磕碰作响，眼睛在黑暗里闪亮，象两个火星似的。

伊格纳特的小木房子、他的堆房、畜圈、水井，都被高高的雪堆围住。那儿很安静。阿拉普卡大概睡在堆房里。

母狼顺着雪堆爬上畜圈，开始用爪子和嘴扒开草顶。草腐烂了，松散了，因此母狼差点掉下去。忽然，一股热气、一股畜粪和羊奶的气味直扑到她的脸上来。下面有一只羊羔觉得冷，娇弱地咩咩叫起来。母狼就从窟窿里跳下去，她的前爪和胸脯落在一个柔软温暖的东西上，大概是一只公羊，这时候圈里有个什么东西突然尖声叫起来，后来成了一连串尖细的吠叫声。那些羊急忙退到墙边去，母狼害怕了，随口衔住一个什么东西，窜了出去。她使足了劲往前跑，这时候阿拉普卡已经发觉有狼来了，就发疯般地汪汪叫，受惊的母鸡也在小屋里咯咯地叫。伊格纳特走到门廊上，喊道：“开足马力！拉汽笛！”



他照火车头那样呜呜地叫，然后又嚷着：“咯 - 咯 - 咯 - 咯！”所有这些声音引起了树林的回声。

等到这一切逐渐静下来，母狼才略略放了心，开始发觉她用牙齿衔着在雪地上拖了一段路的俘虏比通常这个季节的羊羔要重一些，而且也好象硬一些。它的气味也两样，声音也有点古怪。母狼就停住脚，把这东西放在雪地上，好休息一下，再开始吃它，可是她忽然嫌恶地跳开了。原来那不是一头羊羔，而是一条黑毛小狗，脑袋大，腿细长，属于大品种，他的整个额头象阿拉普卡一样呈白色。按他的神态来判断，他是一条不懂事的狗，一条普通的看家狗。他舔舔他那受伤的背脊，仿佛根本没出什么事似地挥动尾巴，朝着母狼叫起来。母狼学狗的样嗥了一声，就躲开他，跑掉了。他呢，却跟着她跑。她回过头看，磨了磨牙，他就站住，心里纳闷，后来大概断定她是在逗着他玩，就把嘴朝着小屋那个方向，发出一串清脆快活的吠声，仿佛邀他母亲阿拉普卡来跟他和那母狼一块儿玩似的。

天已经亮了。母狼回到她那茂密的白杨树林，这时候每棵小白杨都可以看得清楚，琴鸡已经醒过来，美丽的雄鸡受到小狗莽撞的跳跃和吠叫的惊扰，常常飞起来。

“为什么他跟着我跑？”母狼气恼地想。“大概他想要我吃他吧。”

她跟狼崽子住在一个不深的洞里。三年前，在一次剧烈的暴风雨中，有一棵高大的老松树给连根拔起来，因而形成了这个洞。现在洞底上铺着旧树叶和苔藓，还放着些骨头和牛角，是给狼崽子玩的。他们已经醒过来，三个长得十分相象的小东西并排站在洞边上，瞧着回来的母亲摇



尾巴。小狗远远看见他们就站住，瞧了他们好半天。他发现他们也在注意地瞧他，就生气地对他们吠叫，如同见了生人一样。

天大亮了，太阳已经升起来，四下里的雪发亮，可是小狗仍旧远远地站着，汪汪叫。狼崽子吃母亲的奶，用爪子推母亲的瘦肚子，这时候母亲啃着一根又白又干的马骨头。她饿得难受，给狗叫声吵得头痛，一心想扑到那个不速之客的身上去，把它撕得粉碎。

最后小狗累了，嗓子也叫哑了。他看见人家不怕它，甚至不理睬它，就变得胆小，时而蹲着，时而跳着，走到狼崽子跟前去。如今在白昼的亮光下，就容易把他看清楚了。他的白额头挺大，额头上鼓起一个疤，只有很笨的狗才会生这种东西。他的眼睛很小，浅蓝色，没有光彩，他的整个脸现出一副蠢相。他走到狼崽子跟前，伸出他的大爪子，把他的头放在他的爪子上，开始叫道：“尼亚，尼亚，呜 - 呜 - 呜！”狼崽子一点也听不懂，摇起尾巴来。于是小狗伸出爪子，照准一个狼崽子的大头打了一下。那个狼崽子也用爪子打他的头。小狗侧过身子去对着他，斜起眼睛瞧他，摇着尾巴，然后忽然从原地跳开，在雪地的冰层上跑了几圈。那些狼崽子就追他，他呢，仰面朝天倒下去，四条腿在空中乱蹬，他们三个就一齐扑到他身上去，高兴得尖叫，开始咬他，然而不是使劲咬，而是闹着玩。乌鸦们待在高大的松树上，低下头来看他们扭打，十分不安。他们吵吵闹闹，倒高兴得很。太阳晒得有点热，已经有春意了。雄鸡屡次飞过那棵被暴风雨掀到的松树，在阳光下看上去象是绿松石做的。



通常，母狼总要教儿女学打食，让他们玩弄俘虏。这时候母狼看见狼崽子在雪地上追那条小狗，跟他相打，就暗想：“让他们去学吧。”

那些狼崽子玩够了，就走进洞里去睡觉。小狗饿得叫了一阵，然后也在阳光下摊开四肢，睡了。他们一觉醒来，又玩了起来。

这一整天和整个傍晚，母狼都在回想昨天晚上圈里的羊羔怎样咩咩地叫，羊奶的气味多么香。她馋得不住地磨牙，不断地用力啃那根老骨头，把这根骨头当做羊羔。那些狼崽子在吃奶，小狗肚子饿，就在四周跑来跑去，闻地上的雪。

“我就把他吃了吧。”母狼决定。

她走到他跟前去，他呢，舔她的脸，哀声吠叫着，还以为她要跟他玩呢。在过去的岁月里，她吃过一些狗，可是这条小狗有浓重的狗骚气，她身体弱，受不住这种味儿了。她觉得厌恶，就走开了。将近夜晚，天凉了。小狗闷得慌，回家去了。

等到狼崽子睡熟，母狼就出去打食。如同昨天晚上一样，她听到一点响声就心惊肉跳。那些树桩、木柴，那些漆黑的、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远看象活人似的一株株桧树，惹得她害怕。她跑到大路旁边去，在冰层上走。忽然，大路前面远远的地方，闪现一个乌黑的东西。她用力看，用力听，前头确实有个什么东西在走动，甚至可以听见匀称的脚步声。莫非是一只獾？她屏住呼吸，小心地一直顺着路边走，追上那块黑斑点，回过头来一看，才认出来。原来那条白额头的小狗正在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向那个



小屋去。

“但愿他不再碍我的事才好。”母狼暗想，很快跑到前头去了。

不过那个小屋已经近了。她又顺着雪堆爬到畜圈上。昨天的窟窿已经用麦秸补好，圈顶上新架了两根梁木。母狼赶紧用腿和嘴活动起来，不住地回头看，怕那条小狗走来；可是热气和畜粪的气味刚刚扑到她的脸上来，她身后就响起了快活而嘹亮的吠叫声。这是小狗回来了。他跳到圈顶上来找母狼，然后掉进那个窟窿里，认出了那些羊，觉得自己到了家，四下里挺暖和，就叫得越发响了。阿拉普卡在堆房里醒过来，闻出狼的气味，就叫起来，母鸡也咯咯地叫。等到伊格纳特拿着他那管单筒枪来到门外，吓慌的母狼已经跑得离小屋很远了。

“ 唵 - 咦！”伊格纳特打着唵哨。“ 唵 - 咦！全速前进，追啊！”

他扳动枪机，枪没打响。他再扳动枪机，又没打响。他第三次扳动枪机，就有一大团火光飞出枪筒，发出震耳欲聋的砰砰两响。枪托猛烈回击他的肩膀。他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斧子，去看看这闹声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一忽儿他回到小屋里来了。

“出了什么事？”这天晚上有个香客在他这儿过夜，被闹声惊醒，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伊格纳特回答说：“一件无聊的事。我们的白额头常常跟羊在一个地方睡觉，图暖和。只是他不懂得从正门进出，总是打算钻圈顶。昨天晚上，这个坏蛋就扒开圈顶出去玩了，到现在才回来，于是又把圈顶拆穿



了。”

“笨狗。”

“是啊，脑子里断了一根弦嘛。这种笨东西我讨厌透了！”

伊格纳特说，叹口气，爬上炉台。“得了，上帝的人啊，起床还早，加足马力睡觉吧。”早晨他把白额头叫来，使劲揪他的耳朵，然后用一根长棍打他，不住地说：“走正门！走正门！走正门！”

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象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瞧！奥尔迦·谢敏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轻歌剧、



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



啊，这姑娘挺不错。”也就微微地笑。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劈劈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帐，发工钱。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象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的、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



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俄耳浦斯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窝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可是到受难周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



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伊凡·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敏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象商人，不如说象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敏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



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太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象患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帐，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



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



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象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着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 she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



德烈伊奇在场思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

“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章，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

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

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家里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

